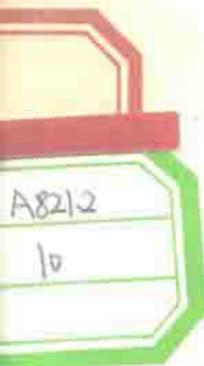


介紹列寧的 “國家與革命”

王德昭著



介紹列寧的“國家與革命”

李光燦著

人 民 出 版 社
1956年·北京

2633/10

介绍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李光耀著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胡同1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开本787×1092公厘 $\frac{1}{32}$ · 印张 $1\frac{1}{2}$ · 字数29,000

1956年1月第1版

195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定价(7) 0.15元

统一书号3001·484

校对者：董小南

目 錄

一、“國家与革命”一書的歷史意義	1
二、國家的階級本質	6
三、革命必須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	13
四、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實質——無產 階級專政	20
五、無產階級的國家形式	25
六、國家消亡的經濟基礎、共產主義社會的兩個 階段	33
小 結	38

一、“國家与革命”一書的歷史意義

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中，列寧的“國家与革命”是一部極为重要的著作，是馬克思列寧主义关于國家問題的基本理論著作之一。

列寧關於闡發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著作有許多，主要是“國家与革命”、“灾难臨头和防止之法”、“布尔什維克能保持國家政权嗎？”、“蘇維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無產階級革命与叛徒考茨基”、“論國家”、“論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时代的經濟和政治”等，但其中最主要的也是列寧關於國家學說的代表著作，就是“國家与革命”。列寧的“國家与革命”，跟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產党宣言”、马克思的“哥达綱領批判”、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同是馬克思主义國家學說的卓越的經典著作，是我們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义國家理論的指南。

“國家与革命”一書，是列寧于 1917 年俄國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夕，在这样的环境中寫成的：1917年从7月到8月，列寧为了避免临时政府的搜捕，匿居在俄國和芬蘭边界上拉茲里夫車站的一个工人家里，后来又迁藏到拉茲里夫湖后面的茅棚中。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匿居。“列寧在秘密状态下，一分鐘也沒有停止革命活动。他同党中央保持密切联系。斯大林曾兩次去拉茲里夫見列寧。列寧在最后一次地下生活期間(7—

10月），寫了六十多篇論文、小冊子和書信。”^① 在這六十多篇論文、小冊子和書信中，為了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列寧寫出了有名的“國家與革命”一書。在這本天才的著作里，列寧不僅恢復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國家的看法，而且在粉碎機會主義觀點的勝利鬥爭中，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列寧在不久以後曾立意想寫“國家與革命”一書的第二編，打算把1905年和1917年俄國革命的經驗作一個主要的總結，把蘇維埃政權的新經驗綜合起來，以繼續發揮和豐富他的國家學說。可惜，列寧還沒有來得及完成他的這一寫作計劃，就不幸逝世了。

為什麼列寧在那種緊張危險的環境下還要寫“國家與革命”一書呢？他在“國家與革命”初版序言里就指出了：“國家問題，現時無論在理論方面或在實際政治方面，都獲得了特別重大的意義。”“有了最迫切的意義。”^②

“國家與革命”的國際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因為當時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列寧說過，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腐朽的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帝國主義使資本主義矛盾的緊張和深刻化達到了極點。1914年所爆發的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把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包括帝國主義國內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及其廣大人民的矛盾、帝國主義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矛盾、帝國主義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等等）都集合在一起，結果就特別加速和加甚了壟斷

① “列寧傳略”，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4頁。

② 列寧：“國家與革命”，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2頁。

資本主义变为國家壟斷資本主义的过程，同时也特别加速并加剧了人民羣众的空前的灾难和革命义憤的增長，結果就加速和便利了無產階級的革命斗争。这就表明：國際無產階級的革命运动已經如火如荼地展开了，無產階級夺取資產階級政权的时机已經成熟了，無產階級革命和对國家的关系問題已經提到議事日程上了，無產階級直接組織武裝起义以暴力夺取政权的無產階級革命已經成为当前的实际行动問題了。“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顯然在生長着。它对于國家的关系問題已獲得实际的意义了。”^①这时，革命的無產階級，当然應該立刻澄清他們对于國家的一些不正确的看法（主要是扫除那些無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在國家問題上对于工人階級的影响），确定他們夺取政权的手段，并且計劃怎样实行鎮压敌人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無產階級專政。列寧为了適应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运动的迫切需要所寫的“國家与革命”一書，正是替無產階級夺取和掌握政权准备的关于國家与革命的理論，是建設無產階級國家的綱領。

“國家与革命”一書，对于俄國革命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沙皇專制制度的俄國，曾經是帝國主义的所有矛盾的集中点，是世界帝國主义鎖鏈上的一个矛盾特別尖銳和特別薄弱的环節，是20世紀初期以來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在这样的国度里，無產階級和它的政党——布尔什維克党，在世界上首先順利地利用了資本主义的弱点，冲破了帝國主义战綫，推翻了沙皇制度并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維埃。当列寧寫“國家与革命”的时候，俄國二月

^① 列寧：“國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頁。

革命已經爆發並且已經取得了勝利。但是革命發展到7、8月間，由於從二月革命以來所形成的兩個政權并存的局面已告終結，其結果有利於資產階級，因為全部政權轉到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手中，而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所領導的蘇維埃已經變成了臨時政府的附屬品，致使俄國國內的革命形勢發展到了一個決定的關頭：革命和平發展的時期已告終結，擺在日程上的是短兵相接的問題。這時黨的任務是領導無產階級開始實行準備武裝起義，以期用武力推翻資產階級政權。當無產階級面前已經提出奪取國家政權的直接任務的時候，當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夕，列寧根據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經驗，特別是俄國兩次革命中工農羣眾創造蘇維埃的經驗，寫成了這一部為建立無產階級國家而鬥爭的實際綱領——“國家與革命”，從理論上武裝了俄國無產階級和革命羣眾，使武裝起義的行動有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保證了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勝利。

“國家與革命”在理論上的意義，同樣是非常重大的。在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從事革命與科學活動的初期，就建立了自己關於國家學說的基本原理。在“哲學的貧困”和“共產黨宣言”等著作中曾深刻分析和批判了資產階級的國家理論，同時天才地論証了無產階級的國家理論，並且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內容——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和要求。在他們一生的革命事業中，根據革命鬥爭的實際經驗和新的歷史材料，又不斷地使這些理論得到了發展和完善。馬克思、恩格斯死後，列寧保衛了和繼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列寧在粉碎機會主義的各種曲解、保衛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堅決鬥爭中，根據新

时代的無產階級革命斗争的丰富經驗所寫成的“國家与革命”一書，不僅恢复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國家學說被机会主义者作了曲解和庸俗化的部分，而且在关于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問題上，关于無產階級專政是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工農聯盟問題上，关于無產階級民主制是階級社會內最高类型的民主制問題上，給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作了新的天才的發展。列寧的國家學說是馬克思主義發展中的新階段。

“國家与革命”一書的問世到現在已經將近40年了。在这將近40年的时光中，世界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在列寧國家學說的光輝照耀下，進行了勝利的斗争，獲得了偉大的成就。按照列寧的國家學說所建立的、屹立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上的蘇維埃國家，就是保証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和共產主义的强大工具，它給了世界革命和中國革命在國家建設問題上一个活的榜样。蘇維埃國家的存在及其强大的威力，震撼着帝國主义体系，領導着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陣營，援助着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运动，援助着各人民民主國家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使世界各國的共產党和各人民民主國家，都按照着列寧的國家學說，吸取着蘇維埃國家建設的經驗，去建設自己的偉大事業。这样就使世界人民的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陣營的力量，日益巩固和发展；使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解放斗争，从勝利走向勝利。

“國家与革命”無論在实际政治上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上都是有巨大意义的。歷史事實鉄一般的証明了：“國家与革命”——列寧的國家學說，是建成社会主义和共產主义的國家理論，是各國共產黨在夺取資產階級政权和建設自己的國家政权問題上

的行动指南。

“國家与革命”一書共分六章，內容是極为丰富的。这里我們只預备从中抽出几个主要問題，加以扼要的說明。

二、國家的階級本質

列寧在“國家与革命”一書中对國家的階級本質問題是怎样闡明的呢？

列寧研究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國家問題的基本著作，揭發了產生國家的社会階級根源。

國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在原始共產主义社会里，沒有國家的存在。当原始共產主义社会崩溃，社会分裂为不可調和的敌对階級的时候，才產生了國家。我們知道，在沒有私有財產的原始共產主义社会的氏族和部落組織里，沒有階級的划分，社会全体成員是处在平等互助的关系中，氏族領袖人物是由全体成員选出并代表全体成員处理公共事务。氏族領袖們关怀着自己全社會的利益，它的軍事領袖們的权力是隨着戰爭的結束而終止的。所以，在这样的社会里，就根本沒有任何駕于社会之上的統治权力存在的必要，因此，也就沒有國家存在的可能。中國曾經为人民所頌揚的所謂唐堯虞舜的盛世，就是沒有階級沒有國家的原始共產主义社会。堯舜就是被人民所愛戴的氏族酋長的象征。由于生產力的發展，逐漸產生了私有財產和奴隸的使用，使社会分裂为奴隸主和奴隸、富有的人和貧窮的人，这种分裂就破坏了

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人們之間的平等互助的關係，而引向階級敵對的關係，生產力越向前發展，這種階級敵對的關係便越發成為普遍的和不可調和的性質。奴隸社會尖銳地劃分成兩個彼此敵視而在利害關係上直接對立的階級：奴隸主階級和奴隸階級。隨著社會的階級劃分和階級矛盾不可調和性的形成，於是統治階級（奴隸主）便需要一種特別的社會權力組織來制服被壓迫階級（奴隸）。這樣的組織就是國家。由此可見，國家是伴隨著階級出現的歷史的產物，同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樣，有它的發生、發展和死亡。歷史已經告訴了我們，國家這種強制他人的特殊機關，只有在社會已經劃分為階級，也就是劃分為一部分人能夠經常攫取另一部分人的勞動果实时的時候和地方，才能產生出來。

國家是怎樣產生的？國家是什麼？它是為誰所有和為誰服務的？針對這一關於國家的本質問題，列寧闡明了國家的起源，分析了歷史上所有國家形態的基本特徵，研究了國家和其他社會組織的根本區別，特別是把一切不同類型的國家作了比較，抽出了它們的共同點：“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國家是維護一個階級對於另一個階級的統治的機關。”[⊖]

恰巧就在這個最重要的和根本的問題上，從兩個主要方面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曲解。

⊖ 列寧：“國家與革命”，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頁。

⊖ 同上。

⊖ 列寧：“論國家”，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頁。

一方面，就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這些資產階級的奴僕們為了討好資產階級，就來歪曲馬克思主義，硬說國家是“維持社會秩序”的超階級的東西，硬說國家是“調和”对立階級的利益並且能够使对立階級“归于統一”的机关。这是完全錯謬的。國家是階級的“調和”还是階級压迫？这是当时列寧和机会主义者对國家的性質及其歷史作用和意義問題的基本分歧点。國家能够“調和”对立階級的利益并且使对立階級“归于統一”嗎？請回顧一下歷史吧！奴隸制國家何尝調和了奴隸主和奴隸的階級利益呢？相反的，奴隸主掌握着國家机器，对奴隸施行了慘無人道的压迫。在紀元前一世紀，羅馬的奴隸主利用國家权力，派遣了他們的特別武裝力量——羅馬帝國的軍隊，对斯巴达克領導的奴隸起义所進行的瘋狂屠殺，就是最好的明証。奴隸制國家不但沒有把奴隸主和奴隸這兩個对立的階級“归于統一”，而且使他們在尖銳激烈地階級斗争中同归于尽了。封建制國家何尝調和了地主和農民的階級利益呢？相反的，地主掌握着國家机器，对農民施行了慘無人道的压迫。無論在世界和中國，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以中國來說，如唐朝曾經利用了他們的國家权力，派遣了以李克用为首的特別武裝力量，消滅了黃巢所領導的農民起义隊伍；清朝也會經利用了他們的國家权力，派遣了曾國藩、左宗棠等劊子手所率領的特別武裝力量，討平了農民革命的太平軍。其結果，都沒有造成地主和農民這兩個对立階級“归于統一”，而是勢不兩立的階級斗争的結局終于使地主階級的封建王朝倒台。資產階級國家何尝調和了資本家和工人的階級利益呢？相反的，資產階級掌握着國家机器，对無產階級

施行殘酷的鎮壓。美國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利用他們的國家權力，對本國廣大工農勞動羣眾和外國殖民地人民進行殘酷的壓榨和剝削。其結果也決不是使对立的階級和民族“归于統一”，而勢必在階級斗争的日趨激烈的情況下，美國的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以及被美國帝國主義所統治的殖民地人民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國家自从建立的那天起就公開宣稱：它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鎮壓已被推翻的剝削階級的反抗直到徹底消滅他們，當然不是什麼階級調和，更不是使之“归于統一”。蘇維埃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的勝利，就是歷史的鐵証。我國已經進行了並且已經取得了偉大勝利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同樣證明了這一真理。必須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徹底消滅反革命活動，這是中國人民幾十年革命斗争中的寶貴經驗之一。毛澤東同志把人民同反動派比作是景陽崗上的武松同老虎^①，這種矛盾是不可調和的。由於我們對待反革命分子採取了這種正確的方針，才使反革命分子受到沉重的打擊。這就是對敵人的專政，決不是什麼“調和”。相反的，如果對反革命分子採取機會主義的階級“調和”政策，敵人就會猖狂，革命的勝利就不能鞏固。同反動派講客氣，幻想敵對階級間的矛盾可以用調和的方法來消除，這對於革命是第一等的罪惡，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機會主義國家觀點的表現。

另一方面，就是機會主義者考茨基曲解馬克思主義。這個機會主義者，“‘在理論上’，它既不否認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

^①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頁。

又不否認階級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但是，他忽視了或抹殺了下述一點：如果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如果它是駕于社會之上而‘日益與社會脫離’的力量，那末很明顯的，被壓迫階級的解放，不僅非有暴力革命不可，并且非消滅統治階級所建立而在其中體現了這種‘脫離’的國家政權機關不可。”[⊖] 考茨基這種有意識的狡猾的“抹殺”和“忽視”，正是為了掩蓋他的“不要暴力革命”、“不去推翻統治階級的國家機關而是在保存它的條件下來進行‘改良’”的機會主義實質。考茨基既然在重要的關鍵上否認和曲解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也就是取消了無產階級革命，而以卑鄙的資產階級的“階級和平”論沾辱馬克思主義，因此也就直接背叛了馬克思主義，變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叛徒。

由此可見，考茨基機會主義者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進行曲解、反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本質問題時，雖然形式上有區別，但在實質上都是一樣的。

在反對各色各樣的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進行曲解的鬥爭中，列寧着重指明：正因為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所以，國家自然是和不能不是“特別的武裝隊伍，監獄等等”的公共權力機關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正因為國家是公共權力機關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所以，國家只是在階級社會中所特有的一種組織，它並不是代表社會全體的東西，而只是這些階級壓迫和統治另一些階級的工具，只是統治階級所掌握的機器。也正因為這樣，所以，國家是可以為人們所有，可以為人

[⊖] 列寧：“國家與革命”，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頁。

們夺取來夺取去的东西。馬克思早在“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一書中總結1848至1851年的法國革命時就寫道：“那些爭奪統治權而相繼更替的政黨，都把这个龐大國家建築物的夺得，視為自己勝利時的主要勝利品。”[⊖]

國家不是“維持社會秩序”的機關，而是“一個階級對於另一個階級的統治的機器”，不是“階級調和”的機關，而是階級壓迫的機關，不是為全民所有的一切，而只能是為一部分人（統治的階級）所有的一切。因此，國家是“禪讓”不得、“調和”不得的。自有階級社會以來，江山（國家）都是打來的，不是拱手而得的。哪個階級一旦奪得了江山之後，便運用這部鎮壓的機器來控制被統治階級。國家決不是什麼“維持社會秩序”的超階級的機關和實行什麼“階級調和”，而是恰恰相反。國家的本質，就是階級的專政。因此，如果認識不清這個問題，就會模糊無產階級國家同資產階級國家以及一切剝削階級國家的本質區別，從而就會陷入“超階級”、“超政治”的資產階級國家觀的泥坑。同時，也就會在我們國家建設的工作中犯政治上的錯誤。一切超階級的國家觀點，一切輕視政權的作用、放鬆對人民民主專政的鞏固、忽視強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機器工作的觀點，都會造成對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危害：就會解除我們的武裝、松懈對敵人的鬥爭，使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失去保證。所以，強化國家機器，是我們國家建設事業中的根本問題，也是歷來的特別是當前國際政治舞台上的統治階級代表者所最為重視的問題。

⊖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社1954年中文版，第1卷，第309頁。

对內为了鎮压本國劳动人民以維持壟斷資本的反动統治，对外为了实行侵略以实现其独霸世界的野心的美國帝國主义者，也正在强化他們的國家机器。首先，在加强武裝力量方面，是駭人听聞的：1954 年度美國直接軍費高达 490 億美元，它的軍費支出占整个國家預算支出的73%，即政府每用 3 塊美元，其中即有兩塊多美元用于軍事目的；美國 1953 年在 49 個國家的領土上建立了軍事基地，在 27 個國家中駐紮着 200 万名美國士兵和軍事人員。其他如大批訓練間諜特務分子、加強警察制度和偵察机关以及在其全國各地遍設監獄和劳动營等等，不都是說明美國帝國主义者正在拚命地强化着他們的反动的國家机器嗎？同时也充分說明現在法西斯化的美國和其他帝國主义國家，尽管口头上还标榜着欺騙人民的虛伪的“民主”，但哪一个不是对外進行野蛮侵略对內实行残酷鎮压劳动人民的國家呢？帝國主义資產階級國家机关的各个部分（从武裝力量到它們的社会团体），不都是一致地从發揮各自不同的职能上來維护資產階級的利益、巩固資本主义剝削制度、保衛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嗎？

同資產階級國家以及一切剝削階級國家根本相反，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它的职能是以暴力鎮压反革命分子、防御帝國主义的侵略、保証我國逐步消滅剝削制度以达到建立社会主义和共產主义的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神聖的任务，我們必須强化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机器。就是說，要大力加强我們的國防力量，建立强大的現代化的陸、海、空軍，加強國家的公安机关、檢察机关和審判机关，加强立法工作和革命的法制，加强一切國家机关的工作，巩固和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战

綫，以便集中力量对國內外敌人作坚决的持久的勝利的斗争，保衛國家安全和实现社会主义建設的勝利。

当學習列寧在“國家与革命”一書中闡述馬克思主义关于國家本質的學說时，我們必須正确地認識國家的階級本質和作用，認識对馬克思主义國家本質學說的各种曲解对我們國家建設的危害性，并且必須联系到当前國內外階級斗争的尖銳的長期的和复雜的情况而从理論上和实际活動上深刻体会强化國家机器的極端重要性。

三、革命必須破坏資產階級的國家机器

和对待其他問題一样，馬克思列寧主义是以辯証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歷史地具体地对待國家問題的。列寧从原則上把國家分成意义不同的兩大类：無產階級國家和一切剥削階級國家。这兩类國家的根本不同点就是：無產階級國家是绝大多数劳动者鎮压少数剥削者的工具，是消滅剥削和階級、建設社会主义和共產主义的工具；一切剥削階級國家是少数剥削者鎮压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工具，是保存和巩固这种或那种剥削制度的工具。列寧教導說：对待資產階級的國家，必須用暴力革命來消滅，用無產階級革命來消滅，而不能使它“自行消亡”；对待無產階級的國家，必然是使它“自行消亡”，而不能用暴力手段來消滅。按照列寧的說法，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國家學說的基礎。恰恰在这个根本問題上，無政府主义者否認無產階級